

# 高似孫學術考述

顧歆藝

**【提要】** 南宋高似孫父子因世傳攀附權貴、打壓理學而爲人所不齒，高似孫的著述因而在後代不受重視，多有散佚，其學術成就也多被輕視。事實上，高似孫著述宏富、博學多識、頗具才華且多有發明創新，其學術自有獨特之處，值得充分重視。本文在綜合考察高似孫著述的基礎上，歸納其學術成就，揭示其學術特色，特別關注中日存藏的稀見文獻，辨析、糾正某些模糊不當的認識，闡發高氏學術所蘊含的時代特色及學術史意義。

南宋高似孫以其《史略》《子略》聞名於世，學界對他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這些方面，而於其他則關注不足，這種傾向更因高似孫的人品問題而有所加劇。事實上，高似孫著述繁富、興趣廣泛、博學多識、才華橫溢，作爲南宋時期一名普通士人，他的學術成就和治學傾向頗能反映當時的社會風尚和思想文化特徵。本文將從文獻典籍出發，在釐清高似孫生平事蹟的基礎上，着重考察他的著述情況，對其學術成就加以總結和概括，澄清某些模糊觀念，進而揭示出高似孫學術的某些時代特色。

高似孫，字續古，號疏寮，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宋史》無傳，其生平史料較爲散落和缺乏，《南宋館閣續錄》中關於高似孫的記載是較早而可靠的史料。清陸心源所輯《宋史翼》多方彙集筆記、方志、別集及其他文獻資料，編成高似孫的簡略傳記<sup>①</sup>，其史料來源即多出於《南宋館閣續錄》。

高似孫活躍於南宋中後期，其所處時代是明確的，但以往多爲確切的生卒年

不可考,《全宋詩》《全宋文》的高似孫小傳對此均語焉不詳。據浙江嵊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所藏始修於元至正三年(1343)的《剡南高氏宗譜》記載,高似孫生於高宗紹興二十八年(1158)二月初三日,卒於理宗紹定四年(1231)十月十五日,享年七十三歲<sup>②</sup>。此外,《南宋館閣續錄》記載他是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進士<sup>③</sup>。高似孫的仕宦生涯頗為曲折,光宗紹熙年間為紹興府會稽縣主簿<sup>④</sup>;寧宗慶元五年(1199)十月除秘書省校書郎<sup>⑤</sup>;慶元六年(1200)二月通判徽州<sup>⑥</sup>;嘉定十六年(1223)五月除秘書郎<sup>⑦</sup>,十七年(1224)九月為著作佐郎<sup>⑧</sup>;理宗寶慶元年(1225)九月出知處州<sup>⑨</sup>。晚年棄官後居於越(今浙江嵊縣)。

高似孫之父高文虎,字炳如,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曾以國子正兼國史院編修官,任國子監祭酒、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翰林學士兼侍讀等職,高文虎編撰或參與修撰了《四朝國史》《高宗實錄》《史記注》等書,在當時的政壇和學界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宋史》有傳。後人常常將高氏父子並提。

高氏父子最為人所垢病的是攀緣執政的權貴韓侂胄,反對道學。在慶元黨禁過程中,時任中書舍人的高文虎擔當起重要角色,起草了慶元黨禁的詔書。《宋史》記載:“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偽學之目以擯之,遂命文虎草詔。”<sup>⑩</sup>同時,高似孫也為打擊道學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作有《道學之圖》<sup>⑪</sup>。高似孫還曾獻九錫詩為韓侂胄祝壽,被認為是諂佞者,為當時士大夫所不齒<sup>⑫</sup>。最終高氏父子于寧宗嘉定元年(1208)與韓氏同受彈劾。應該說,依附當政者而反對道學的政治立場是決定高氏父子歷史命運與學術傳承的關鍵因素<sup>⑬</sup>。

除此之外,高似孫還有一些行為歷來受到抨擊。如他知處州時以貪酷處官,並且挾妓而去<sup>⑭</sup>;刪改其父高文虎所作《蘭亭博議叙》,對父不孝<sup>⑮</sup>;竊窺程大昌《演繁露》而著《繁露詰》,與人爭勝等等<sup>⑯</sup>。這些看來均為品行不端之舉。然而,洪業(煨蓮)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作有《高似孫史略箋正序》一文,對上述記載逐一加以反駁,可以說是一篇有關高似孫的翻案文章<sup>⑰</sup>。

相對於高似孫人品優劣的爭論而言,我更感興趣的是他的著述情況和學問特點。我認為高似孫是南宋文化繁盛時期一位值得注意的文人學士,在他的著書立說活動中,折射出種種時代的特色來。洪業認為:“似孫文字,存者尚

多，足供討論。大約所著書，結構得體，見識敏達；所作詩，神思簡拔，鍛煉工美。惟所學，廣博有餘而精密未足，稍為遺憾耳。”<sup>18</sup>這是十分中肯的意見，值得我們重視。

## 一 著述繁富 涉獵廣泛

高似孫一生著述頗為豐富，就其種類和數量而言，在同時代人之中是相當突出的。但出於政治的、學派的、家族興衰的種種原因，高似孫的著述並未能得到系統整理和完整保存，長久以來基本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雖然存世不少，散佚或流轉他方的也很多。

高似孫的著述，現今存世的有《史略》六卷、《子略》四卷、《緯略》十二卷、《騷略》三卷、《蟹略》四卷、《剡錄》十卷、《硯箋》四卷、《選詩句圖》一卷、《文苑英華鈔》八十四卷、《疏寮小集》一卷，另有《唐科名記》一卷及《唐樂曲譜》一卷（此二種《說郛》中收錄，僅為單篇，或許不能稱之為書）。此外尚有散落於他書中的單篇殘句，《全宋詩》《全宋詞》有所輯佚。

與高似孫相關的存世典籍中，有一種是《蘭亭考》十二卷，此書舊題為桑世昌（陸游之甥）撰，高似孫刪定<sup>19</sup>，應不能歸為高似孫著作。另有一種是《剡溪詩話》一卷，明正德十二年（1517）俞弁抄本，藏於上海圖書館。俞氏題記曰：“愚意此書非似孫所著，觀其筆意與《緯略》不同，姑書以俟博洽者辨之。”書出較晚，且抄寫者亦表示懷疑，姑存而不論。

高似孫亡佚的著述，可從他本人的記述中獲知一些消息。他在《緯略》卷一的開篇說：“似孫既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輯《詩略》，事有逸者瑣者，為《緯略》。”<sup>20</sup>由此可知，除現存的《史略》《子略》《緯略》《騷略》《蟹略》諸略外，高似孫還著有《經略》《集略》和《詩略》。另外，從《史略》一書高似孫本人的論述中，我們獲知他還著有《漢書司馬相如傳注》<sup>21</sup>、《蜀漢書》<sup>22</sup>、《秦檜傳》<sup>23</sup>、《古世本》<sup>24</sup>、《漢官》<sup>25</sup>；從《子略》一書中，得知他著有《戰國策考》<sup>26</sup>。

以上我們所歸納的包括存世和散佚的高似孫的全部著述，在中國古代公私目錄著錄上並未呈現出全貌來。大致來說，歷代書目中對高似孫著作的著錄，比

較集中于宋元、清代兩個時間段，而以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清《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得較為齊全，也較為重要。

陳振孫是高似孫同時代的人，其《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有高似孫著述四種：《蟹略》四卷（農家類）、《硯箋》一卷（雜藝類）、《疏寮集》三卷（詩集類）、《選詩句圖》一卷（文史類）<sup>27</sup>，僅佔高似孫著述一小部分。《硯箋》和《疏寮集》與後代流傳的卷數不同，但卻提供了重要資訊。在《疏寮集》之下，陳振孫解題曰：

四明高似孫續古撰，少有俊聲，登甲辰科，不自愛重，為館職，上韓侂胄生日詩九首，皆暗用“錫”字，為時清議所不齒。晚知處州，貪酷尤甚。其讀書以隱僻為博，其作文以怪澀為奇，至有甚可笑者。就中詩尤可觀也。<sup>28</sup>

此段文字頗為後人所關注，成為人們評價高似孫的主要文獻依據，甚至可以用以解釋何以高氏著作流傳不廣乃至多有散失的原因。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關於高似孫著述的著錄沿襲了《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則簡單著錄了高似孫的其他兩種著作，《緯略》十二卷和《子略》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是古典目錄中收錄高似孫著述最為齊全的一種，收入《四庫全書》的高似孫著作有《剡錄》《子略》《硯箋》《蟹略》《緯略》《疏寮小集》（附他人詩集後）六種，另有《四庫存目》著錄的《文苑英華鈔》《騷略》《文選句圖》三種。

統觀高似孫全部著述，我們發現不僅數量繁多，而且學問涉及面極為寬廣，經、史、子、集各個部類均有所涉獵，尤其偏重于子、史類的著述和研究，旁及詩文，於經學則用力不專。其實後人也正是以學問淹博來評價高似孫的，批評意見則認為他學問太雜，不夠專一。

事實上，高似孫這一類百科全書式的文人正是在宋代特別是南宋以來逐漸增多的。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當時社會相對安定、文化繁榮昌盛、圖書出版事業快速發展等因素使得讀書人與以往相比，獲得的知識和信息量急劇增加，視野大為開闊，知識構成更趨合理，思考問題更為全面。宋代沈括、鄭樵、朱熹、王應麟等人的學問均具有這樣的時代特色。

此外，高似孫的博學還有其特殊的家族原因。據臺灣學者黃寬重《家族興

衰與社會網路：以宋代四明高氏家族為例》一文介紹<sup>29</sup>，高氏自北宋初至南宋末歷經九世，憑着對科舉的熱衷和對文化的重視，成爲四明地區的旺族。高氏家學淵源深厚，南宋初的高閔傳承二程洛學，長於《春秋》之學，是當時著名的學問家。其從子高文虎官職顯赫，擅治史學，“聞見博洽，多識典故”<sup>30</sup>。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家庭財富，高氏家族至高文虎時均已處於鼎盛時期。另據《剡南高氏宗譜》記載，高文虎遷剡後，家中建有玉峰堂藏書樓，他本人興趣廣泛，喜愛收藏圖書和文物。因此，在家學傳統深厚、藏書豐富、家境富庶的背景之下，高似孫具有廣泛博雜的學術興趣和足可稱道的學問見識就不足爲奇了。

## 二 辨章學術 自創新體

著述宏富、博洽多識是高似孫學問的一大顯著特色。然而不僅如此，在學問淵博的基礎上，高似孫還特別重視傳統的目錄之學，並不斷創新。他自覺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在集成文獻的同時注意歸納提煉其中的重點，所形成的一系列著作某種程度上均具有學術史的意味。

高似孫著述中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以“略”命名的著作，計有《經略》《史略》《子略》《集略》《詩略》《騷略》《緯略》《蟹略》八種。除《經略》《集略》《詩略》三種散佚外，存世的尚有五種。它們的性質卻不盡相同。其中前四種的經、史、子、集四略當爲同一類型，具有分類目錄、文獻資料彙編及文獻考證的性質。其他則爲另外類型的著作。比如，《騷略》是高似孫摹擬《楚辭》而作的辭賦彙集，全都是他個人的作品；《緯略》是雜考性質的學術筆記；《蟹略》是有關食蟹資料的彙編。

高氏諸略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經、史、子、集四略。由於《經略》《集略》已亡佚，在高似孫的四部之略中，我們只能以《史略》《子略》作爲考察對象，尤其是《史略》，集中體現了高似孫的學術特色。《史略》一書在中國久佚，一直存藏於日本，且爲珍稀的宋版書。與《史略》六卷一起流傳的還有同一宋版《子略》三卷。它們流傳有序，都是木村蒹葭堂的舊藏，文化元年（1804）爲昌平阪學問所收藏，後歸入內閣文庫，昭和三年（1928）《史略》《子略》一同被指定爲日本重要

文化財，現收藏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此一僅存于世的宋刻孤本《史略》，直至清末楊守敬隨行黎庶昌出使日本時纔被發現，楊守敬將之覆刻收入《古逸叢書》之中，為中國人所知曉。就是說，《史略》在中國學術史上是長期缺席的。除高似孫本人著作《緯略》中提到他有《史略》一書外，幾乎不見他處記載，亦不見著於歷代公私書目<sup>④</sup>，筆者尚未發現高似孫同時代人或稍後人對它的引用和稱述。尤其是《四庫總目》之《緯略》提要曰：“似孫嘗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騷略》及此書，今惟《子略》《騷略》與此書存。”<sup>⑤</sup>使得人們更加確信《史略》不存於世。

《史略》是一部關於宋以前史部文獻資料的彙集，包括史纂和史評的摘錄，以及高似孫本人的評撰。由於成書過程較為倉促，書中時有錯誤，不夠精當。鑒於此，或許再加上歷來對高似孫人品評價不高的原因，楊守敬在刊刻《史略》所作之跋中，對它的評價也較低，認為：“史家流別已詳於劉知幾《史通》，高氏此書未能出其範圍，況鈺釘雜抄，詳略失當。”<sup>⑥</sup>又列舉《史略》內容重複者及不知同書異名者說：“似孫以博奧名，其《子略》《緯略》兩書，頗為精核。此書則遠不逮之，久而湮滅，良由然也。”<sup>⑦</sup>這是首次接觸《史略》的中國學者對它的評價。

與此不同的是，日本學者對《史略》的評價則較為正面。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評論《史略》說：“此書文詞簡約而引據精覈，多載逸書，實為讀史家不可闕之書矣。”<sup>⑧</sup>而日本學者中對《史略》評價最為全面且富於啟發性的是內藤湖南<sup>⑨</sup>，他着眼於學術發展的大局，對《史略》評價較高，如說：“《史略》的抄錄方式是足可稱道的，基本不發表自己的意見，對古書中的評語也僅僅抄錄其最恰當的部分，由此達到概括全書的效果。”還認為高似孫的編撰體例啟發了王應麟。與楊守敬的看法相反，內藤湖南認為高似孫的《史略》要優於《子略》，他說：“楊守敬認為《子略》出於《史略》之上的看法是完全不恰當的。”“此書沒有楊守敬評價的那麼差，偶然殘存至今的這部書還是很有價值的。”“這個時期已經有人出於弄清書籍沿革的目的，開始考慮目錄學的必要性了。儘管人品低下，高似孫確實是其中一個重要人物，這從其著作是不難看出的。遺憾的是至今學者對此尚未加以重視。《四庫提要》雖收錄了《子略》，但也是僅僅歷數了其中的缺點，而對作者出於瞭解學問變遷之目的所做的嘗試則未置一詞。這可能是由於《史略》

在中國的亡佚，導致了人們不清楚其企圖的情況。如果《史略》能夠流傳於中國的話，可能對他的主旨會給予更高的評價。”內藤湖南的這些看法無疑是相當有見地的。同時也說明，高似孫諸略中流傳至今而著述思想又最為接近的《子略》和《史略》是要配合起來研究的。可惜他的《經略》《集略》已經散佚，否則我們將經、史、子、集四略結合起來看，一定能更為全面深入地把握高似孫的學術思想。

對於高似孫著述的研究，現當代中國學術界評價最高的就是《史略》了。一般來說，人們往往從兩方面強調《史略》的價值：一是目錄學史的意義，認為《史略》是輯錄體的專科解題目錄，並且重視版本著錄；另外是史學史的意義，如認為《史略》注重史書取材、強調史源的重要性，所收前代及當代史料不少亡佚而賴此得以保存等等。典型的是《史略》卷四“《通鑿》參據書”一條，下列司馬光纂修《資治通鑿》時所引之書，計二百二十六種，有些是後來散佚或不見於其他書目記載的，成為《資治通鑿》研究不可缺少的文獻依據。再如高似孫對正史尤其是《史記》的重點研究，包括對其古今版本的詳細記錄，今天看來都是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包括高似孫《史略》在內的四部之略是具有鮮明個性的著作，它們既繼承了古典目錄學的傳統，分門別類地著錄典籍文獻的主要內容；又廣收博採相關資料，具有資料彙編的性質；更有歸納總結學術發展規律的努力。鑒於歷代史料的散亂無序，高似孫在《史略》自序中云：

乃為網羅散佚，稽輯見聞，采菁獵奇，或標一二。仍依劉向《七錄》法，各彙其書而品其指意。<sup>⑩</sup>

說明他同時是在這三方面用力的。按照中國傳統目錄分類法，《史略》由於其複雜的內容，是很難歸類的。我們試想，它可以歸入目錄類，可以歸入史鈔類，也可以歸入子部雜考類。當然，實際情況是，由於《史略》在中國文獻流傳史上的缺席而避免了歸類的麻煩。然而與它體例類似的《子略》在目錄類別上的歸屬卻是飄忽不定的，這正反映了相同的問題。在《宋史·藝文志》中，《子略》屬於“子部類事類”；在《四庫全書》中，《子略》又歸入“史部目錄類”；而《叢書集成初編》

則將它列入“總類”。高似孫諸略在目錄歸類上的不確定，恰恰說明它們是一類自創新體的著述，具有文獻的獨特性。

著述新體例的創立在高似孫其他著作中也常有反映，如《剡錄》《蟹略》《緯略》《硯箋》，都是一些讓人耳目一新的著作。以《剡錄》而言，這是一部獨具特色的地方志，創新頗多。高似孫原籍鄞縣，但自其父高文虎時即已遷至嵊縣（漢稱剡縣，宋宣和年間改為嵊縣）。《剡南高氏宗譜》以高文虎為高氏遷嵊始祖，高似孫為二世祖。《宗譜》卷首所載南宋剡縣令史安之所作《雪廬公傳》曰：“公諱文虎，字炳如，號雪廬，鄞人也……好讀書，尤嗜山水。入剡，遂家於剡，建玉峰堂藏書寮諸勝。”<sup>38</sup>《四庫提要》以高似孫為餘姚人，恐誤<sup>39</sup>。正是在這位縣令史安之的請求下，高似孫撰寫了《剡錄》。

《剡錄》是嵊縣首部地方志，書前有嘉定甲戌年（1214）高似孫自序及嘉定乙亥年（1215）嵊縣令史安之序。內容首為縣紀年；次為城境圖；次為官治志，附以令丞簿尉題名；次為社志、學志，附以進士題名；次為寮驛、樓亭、放生池、版圖、兵籍；次為山水志；次為先賢傳；次為古奇跡、古阡；次為書；次為文；次為詩；次為畫；次為紙；次為古物；次為物外記；次為草木禽魚。由以上目次分類我們可以獲知，此部地方志不同于以往其他方志，是非常重視人文方面內容的。高似孫自序曰：“山川顯晦，人也；人隱顯，天也。”<sup>40</sup>就是說，一個地方之所以區別於其他地方，主要不在其自然地理方面，而在於人文歷史方面。所以高似孫創造性地首次在地方志中著錄了書目，開闢了方志記載地方文獻的好的先例。另外，此書卷首為“縣紀年”，也開了後來地方志中設有“大事記”的先河。正如《四庫提要》所說，此書“徵引極為該洽，唐以前佚事遺文頗賴以存。其先賢傳，每事必注其所據之書，可為地志紀人物之法。其山水記仿酈道元《水經注》例，脈絡井然，而風景如睹，亦可為地志紀山水之法”<sup>41</sup>。故而《剡錄》成為宋人方志的名著，深深影響到後代。

總之，高似孫重視目錄之學，考辨學術源流。著書立說從自身特長和學術發展實際情況出發，不囿於成說，勇於創新，編撰成了一部部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在在體現了宋代學術文化的特徵。

### 三 詩詞騷賦 文人情趣

雖然高似孫學術涉獵面十分廣泛，但就其個人情趣而言，似乎文人氣質更爲突出一些。即便是他子史類著述中，也時時透露出聰敏灑脫之氣。《南宋館閣續錄》謂高似孫“治詩賦”<sup>42</sup>，陳振孫則說他“少有俊聲……其讀書以隱僻爲博，其作文以怪澀爲奇，至有甚可笑者。就中詩尤可觀也”<sup>43</sup>，體現了同時代人對他才能情趣的判斷和評價。清代陸心源《宋史翼》的高似孫傳將之歸入“文苑”類中，大概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

高似孫的文人情趣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一) 文學創作

高似孫在詩詞文賦方面均有所涉獵，其中猶以詩最爲人所稱道。同時代的陳振孫對高似孫的評價幾乎全是否定之辭，唯曰“就中詩尤可觀”。據《直齋書錄解題》及馬端臨《文獻通考》記載，高似孫有詩集《疏寮集》三卷。劉克莊《後村詩話》也稱高似孫嘗遺其《疏寮詩》二冊（見下文所引）。但後世此詩集已散佚不全，所存甚少。《四庫全書》在宋高翥撰《信天巢遺藁》中附有其他三人的詩集，其中就有高似孫的《疎寮小集》一卷。此外，南宋陳起編刻《江湖小集》，所收六十二家詩人中有高似孫一卷；《兩宋名賢小集》中亦有高似孫詩。《全宋詩》所收高似孫詩是目前最爲齊全的<sup>44</sup>，除以殘存《疎寮集》爲第一卷外，又從《蟹略》《騷略》《後村詩話》《天台續集別編》等書中輯得佚詩斷句，編爲第二、三卷。此三卷高似孫詩雖不能等同於南宋《疏寮集》三卷，但已最爲接近。

高似孫被列入《江湖集》中，似乎應屬於江湖詩派，雖然從他的仕宦生涯來看，高似孫作爲一位江湖詩人並不十分典型。我們猜測，之所以將他歸入其中，或許是從他詩作的風格着眼的，其詩風確乎是疏淡閑散的。此外，他與江湖詩派領袖劉克莊的交往大概也是將他歸入江湖派的一個原因。

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四中有一段劉克莊與高似孫交往的重要記載，尚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劉克莊記曰：

癸未甲申，余自桂林入都改秩。一日自外歸，逆旅主人云：“有二客訪

君不遇，留刺而去。”視之，蓋高續古、鍾春伯二館職也，皆素昧。明日往謝，高云：“吾於陸伯敬處見子某詩。”鍾云：“吾於南唐處見子四六。相約訪君，共論此事，何相避之深也！”鍾惠四六一卷，高遺《疏寮詩》二冊。未幾，鍾顯貴，高出館，不復入。今皆物故。余老矣，四六姑置，惟詩結習未忘，所得《疏寮詩》二冊，前已摘出一二聯，後得其全集，數倍於舊，老筆如湘弦泗磬，多人間俚耳所未聞者，有石湖、放翁、誠齋之風。部帙既多，不能遍閱，姑錄其警語於編，以備遺忘。<sup>45</sup>

接着劉克莊錄高似孫整詩八首、詩句十六處。癸未甲申是宋寧宗嘉定十六、十七年，高似孫時任著作佐郎，此後便出知處州，未再入館。高似孫拜訪劉克莊未遇，在高失意且去世後多年，劉克莊依然念念不忘其典雅醇厚的詩作，給予極高的評價，並將高似孫與南宋一流詩人范成大、陸游、楊萬里這些人相媲美。

此處僅舉一詩為例，以見高似孫之詩風。高似孫《答辛幼安》詩云：

青天不惜日，壯士偏知秋。自古有奇畫，如今空白頭。  
彼時當再來，吾老不可留。天推璧月上，星入銀河流。  
躔度若此急，人生與之浮。終夜自起舞，舞人共登樓。  
典謨有陳言，河洛非故州。黃鶴呼不來，誰能理殘裘。<sup>46</sup>

這首高似孫寫給辛棄疾的詩作，既恰到好處地點出辛棄疾壯志未酬的身世以及遠大的抱負，同時也展現了高似孫本人不為人知的高遠境界，被劉克莊評為“甚高古”。

詞頗能反映一個人的內心真實情感世界。《全宋詞》收高似孫詞十六首，大致說來，其前期詞作歌詠優裕風流的生活，後期詞作則頗有滄桑之感，如《江神子·寄德新丈》：

草堂瀟灑浙江頭，傍林丘，買扁舟。隔岸紅塵，無路近沙鷗。枕上看書樽有酒，身外事，竟何求。暮雲歸鳥仲宣樓，弊貂裘，為誰留。千古書生，那得盡封侯。好在半山亭下路，聞未老，去來休。<sup>47</sup>

這首詞表達了高似孫繁華享盡、看破紅塵之後超然物外的疏淡心境。一位文人

書生與世無爭的灑脫形象躍然紙上。

高似孫的文章並未結集，他擅長辭賦，《騷略》三卷三十三篇是他的擬騷賦，《全宋文》在此基礎上加上他傳世著作中的序言，彙集成文四十三篇。高似孫在《騷略序》中曰：

《離騷》不可學。可學者章句也，不可學者志也……嗚呼！余固不能窺原作，猶或知原志者。輒抱微款，妄意抒辭，題曰《騷略》……嗚呼！後之視今，今之視昔者也，知我者《騷》乎！<sup>48</sup>

高似孫《騷略》中出現諸如《幽蘭賦》《水仙花賦》等以香草美人而明志的作品，與歷來文人高士並無二致。又如其《欵乃辭》題辭曰：

客有遺王右丞《捕魚圖》者，愛其風景蕭遠，漁事安閑，無一毫較利競名之意。切慕其趣，樂其高，為之歌，曰《欵乃辭》。<sup>49</sup>

同樣表達了高似孫高遠脫俗的人生境界。

以上情況表明，高似孫往往喜歡在文學作品中表達自己淡泊名利、志向高遠的人生追求。作為宋代士人，對自身道德倫理的反思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大人生課題，當時外界輿論也常以君子或小人來評價一位士人，給他作出歷史的基本定位。與此同時，士人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要對自己作出一番道德審視。詩文便於言志傳情，高似孫在其文學創作中所展現的內心情懷，與一般史料記載對他的評價大不相同。這促使我們今天應多角度、多方位地去理解他。

## （二）文學典籍的整理研究

高似孫遍涉群籍，與當時更注重經史文獻整理研究的其他大多數學者相比，他在文學典籍的整理研究方面用力甚多。高似孫對四部典籍的整理研究並無偏廢，經史子集四“略”中集部佔其一。雖然《集略》今已散佚，但我們從存世的《史略》《子略》二書可以推想，《集略》當是一部包括作者評論在內的集部典籍的輯錄體之作。高似孫另有亡佚的《詩略》一書，體例則難以判斷。

高似孫編有《文苑英華鈔》四集八十四卷，此書又名《文苑英華纂要》。最早版本是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宋刻元修本，著錄為“《文苑英華纂要》八十四卷”，八冊，《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出版。此本前有宋嘉定十六年三月七日高

似孫自序，後有元延祐甲寅（1314）青山趙文後序。高似孫自序稱此書為“四帙”，趙氏後序則稱“《文苑纂要》四集計八十四卷”。核查原書可知，之所以稱之為《文苑英華鈔》，是因為高似孫序自稱“鈔本”“作鈔序”；而名曰《文苑英華纂要》，則是因為元代青山趙氏後序稱“得鄉先生高公手抄《文苑纂要》四集計八十四卷”。此本依序分為八十四段（部分殘缺、抄補），當為“八十四卷”著錄之由來。而莫友芝《宋元舊本經眼錄》所言元明間刊印的《文苑英華纂要》分甲乙丙丁四卷，當為《四庫全書存目》作《文苑英華鈔》四卷之由來。

據高似孫自序可知，此書是摘錄《文苑英華》中可供文章之用的典雅字句輯編而成的。它是一部輯錄體之作，但並非簡單地抄錄，其去取編排有着整體周密的考慮。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採集衆長的精校本，“間嘗用諸集是正，頗改定十之二三”<sup>50</sup>。所以當時正奉孝宗之命校刻《文苑英華》而苦於“無佳本”的周必大在看到高似孫此書時大為驚喜，“曰：‘《英華》本世所無，況集耶？’乃盡笈去，復以讎整者畀予研訂，書奏御，不為無分毫助也”<sup>51</sup>。可見高似孫《文苑英華鈔》一書在周必大主持校刊《文苑英華》的浩大工程中是起到重要輔助作用的。《四庫提要》存目列舉了很多例子，說明高似孫此本與別本《文苑英華》文字出入之處，認為“其搜羅亦頗該洽”<sup>52</sup>。高似孫編纂《文苑英華鈔》本來是打算自用而並不想廣為傳播的，但也許是因為人們意識到它“鉤玄摘奇，便於後學”的價值<sup>53</sup>，就被人拿去刊印了。

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華鈔》這類輯錄體著述在當時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唯一的。《四庫存目》謂高似孫此書“仿洪邁《經子法語》之例，鈔合成帙”<sup>54</sup>。其實從高似孫自序中我們還可以發現更準確、更有意義的解釋。周必大稱讚高似孫《文苑英華纂要》“不減小洪公《史語》也”<sup>55</sup>。高似孫則回憶道：

初，予官越，洪公方在郡，日日陪棣華堂書研<sup>56</sup>，頗及《史語》。公曰：“不過觀書寓筆，示不苟於觀耳。”予曰：“類書帙多字繁，非惟不能盡記，蓋亦未嘗盡見，古人是以有撮取之功。然乃切于自用，非為它人設也。”洪公擊節曰：“此正余意，《鈔》亦出是歟？”<sup>57</sup>

由此可見，此類資料摘錄的做法是當時部分士人讀書過程中一種常用的研習方

式，所錄成果本不意示人；另外也可知高似孫《文苑英華鈔》的編纂並非受洪邁之書的啓發和影響，而是自有想法。正是二人不約而同地採取了類似的做法，所以高似孫才獲得洪邁的讚賞和共鳴。止是洪邁《經子法語》尚存，《史語》卻早已亡佚了。

高似孫另編有《選詩句圖》一書，選錄《文選》中自李陵至江淹五十八家的詩句，詩句之下以小字注出他人之詩，或字詞相同，或詩意類此，起到注釋和說明的作用。從全書體例看，高似孫用意大概是以文選之詩為範例，揭示不同詩歌流派的特點，啓發引導後學如何作詩。

《選詩句圖》常見的版本是《百川學海》本，《四庫全書》未收，列為存目，題為《文選句圖》。據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所記，南京圖書館藏有一清鈔本，題“高似孫集”，前有高似孫壬午（嘉定十五年，1222）自序。曾為丁氏八千卷樓藏書，丁丙跋曰“舊鈔本”，卷內“玄”字缺筆<sup>59</sup>。此當為《選詩句圖》最佳版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

### （三）藝術化生活

作為南宋一位家境富裕、生活安逸的文人學士，高似孫興趣十分廣泛，藝文之事，多有涉獵。他不僅熱愛藝術，而且可以說使自己的生活在充分地藝術化了。在高似孫的著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繪畫、書法、園林等方面的研究和鑒賞。其中有兩種專著頗能反映高似孫廣泛的藝術情趣和豐富的藝術修養。

#### 1. 《硯箋》四卷

此書撰成於宋寧宗嘉定癸未年（1223），《四庫全書》收入子部譜錄類，陸心源《群書校補》中即有《硯箋校》。在高似孫之前，宋人關於硯的著述不在少數，如蘇易簡《硯譜》一卷、唐積《歙州硯譜》一卷、米芾《硯史》一卷等，但高似孫此書自有獨特之處。其自序云：

衡山浮屠氏瞿省以詩謁，一日曰：“公愛硯入骨，與硯朋。蘇、歐、蔡、唐嗜不減公也，記載恨無所統。”余傲其言，箋天下石遺之。<sup>60</sup>

可見正是由於高似孫對於硯石有着非同一般的入骨之愛，興趣使然，故而此書編撰得十分用心，資料豐富，系統性強，超乎其他。

《硯箋》書之卷一爲端硯，分子目爲十九；卷二爲歛硯，分子目爲二十；卷三爲諸品硯，凡六十五種；卷四爲前人詩文。此書注重與硯相關的詩文典故的搜集，既體現了高似孫這位癡迷硯石的文人的雅趣，也反映了他學識淹博、注重人文的治學特點。因而《四庫提要》評價高似孫《硯箋》說：“《宋志》所錄硯譜，今存者尚有四五家，大抵詳於材產質性，而罕及其典故。似孫此書獨晚出，得備采諸家之說，又其學本淹博，能旁徵群籍以爲之佐證，故敘述頗有可觀。”<sup>⑩</sup>

## 2.《蟹略》四卷

此書亦收入《四庫全書》子部譜錄類中，是一部關於蟹的專門著作，特別注重於食蟹方面。卷一爲蟹原、蟹象；卷二爲蟹鄉、蟹具、蟹品、蟹占；卷三爲蟹貢、蟹饌、蟹牒；卷四蟹雅、蟹志、賦詠。可見高似孫對於蟹文化研究得極其深入，遍及食蟹的各個方面，可謂細緻周全。高似孫之前有宋人傅肱《蟹譜》二卷，但徵事太略，所以高似孫別加哀集。其特色依然是資料豐富，且注重人文特色。所集前人相關詩句甚多。也有不少高似孫本人之詩，成爲後人搜集其散佚之詩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全宋詩》即從中輯得不少高氏佚詩。《四庫提要》評價《蟹略》曰：“其采摭繁富，究爲博雅。遺編佚句，所載尤多，視傅譜終爲勝之。”<sup>⑪</sup>

我們從《蟹略》高似孫本人的詩作中可以體會到他的文人情趣。如《趙嘉父送松江蟹》一詩：

青天肯爲蟹飛霜，蟹亦貪詩老更狂。楓葉已隨詩共冷，菊花能爲酒先忙。平生爾雅誰能熟，此去玄經孰敢慌。剪去吳淞半江水，漁翁不敢叫滄浪。<sup>⑫</sup>

《吳中致蟹》詩曰：

天雨洞庭霜，寒驅蟹力忙。全然空俗味，止是作詩香。

酒已方才熟，橙猶未肯黃。讓渠茶灶火，和月煮滄浪。<sup>⑬</sup>

在高似孫看來，食蟹已經不再是一種單純的物質享受，而是伴隨着太多的文化意味和人生體驗。對於文人來說，美食、文采、雅興缺一不可，肥蟹、美酒、佳詩、良辰美景以及隨之而來的舒暢心情，共同構成了食蟹文化的整體。個中滋味，絕非

饕餮之徒所能體會。在宋代，文人有一種普遍的審美傾向，就是擅長且熱衷於將日常生活中的尋常事物加以美化和詩化。高似孫就是這樣一位文人。

#### 四 注重考據 博學多識

人們一般認為，宋代與清代學術特色的不同，大而言之，是義理之學與考據之學的區別，然而這種認識卻過於籠統，實際情況遠非那麼簡單。事實上，考據之學、辨僞之風一直都是宋代學術的一個重要方面。高似孫博學多識，學問也具備考辨的特色。如前所述，這種注重考據、尋根究底的學術偏好體現在他眾多著述之中。此外還集中反映在其《緯略》《子略》二書中。

《緯略》是高似孫的考證筆記，類似於後來的學術隨筆。所論範圍很廣，大凡字詞、史實、典故、逸事、詩文、書籍等等，均有涉及。《四庫全書總目》將子部雜家類典籍細分為六小類，即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緯略》則歸於雜考類。“辨證者謂之雜考”，宋人沈括《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程大昌《演繁露》、高似孫《緯略》均屬於這一類雜考式的學術筆記。高似孫《緯略》卷一曰：

似孫既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輯《詩略》。事有逸者、瑣者，為《緯略》。蓋與諸略相為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sup>④</sup>

由此可知，《緯略》是不以專門部類相區分的考證之作，而且是泛泛的雜考。它與經史子集之略一類的按部類集中內容的編纂考證之書不同，二者互為經緯，故稱之為《緯略》。

清代學者欣賞這樣的考據之作，因此《四庫提要》對高似孫《緯略》評價頗高：“陳振孫《書錄解題》論其讀書以隱僻為博，其作文以怪澀為奇。然考證之學，正不嫌其博，而是編所引亦皆‘四庫’所著錄，非馮贇之流詭詞炫俗者比，固不得以隱僻譏也……其言篤實無所贗托，終出楊慎《丹鉛》諸錄之上，亦考古者所必資矣。”<sup>④</sup>淵博的知識、廣泛的涉獵正是考據所需的前提條件，高似孫所具備的這種學術特色與清代考據學有着某種相通之處。

《緯略》一書與程大昌《演繁露》有着某種特殊的關係，它是在程氏之書的啓發下模仿而作的。關於此種情況，高似孫同時代人有所記載，對他評價不高，甚至指爲抄襲而以爲一無是處。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九“著書之難”條曰：

著書之難尚矣。近世諸公，多作考異、正誤、糾謬等書，以雌黃前輩，該瞻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無議其後者。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假觀，稱其博瞻。虎子似孫續古，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元書，續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猶詳。文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議其該洽有餘，而輕薄亦太過也。<sup>64</sup>

高似孫依程大昌《演繁露》而作《繁露詰》，被斥爲輕薄之舉。這成爲後世垢病高似孫品行學問的依據之一。

然而，日本的影宋本《緯略》卻使我們改變這一傳統看法。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有“高似孫緯略十二卷”，介紹了這個影宋本。主要是此本前面多了一篇嘉定乙亥年高似孫的自序，這是中國國內所傳《緯略》任何版本都没有的<sup>65</sup>。除此之外，這個版本的《緯略》還多出“筆橐”“金剛石經贊”“漢令甲”“竹宮”“甲觀畫堂”“八陣圖”“風馬牛”七條。於是楊守敬感歎道：“非重刊不能還似孫之舊。”<sup>66</sup>

茲列高似孫《緯略》自序如下，以見其成書原委：

嘉定壬申春，程氏準新刊尚書公《演繁露》成，以寄先公。先公得書，晝夜看不休。雖行墅中必與俱，對賓客飯，亦不舍。似孫從旁問曰：“書何爲奇古而耽視若此？”先公曰：“是皆吾所欲志者，筆不及耳。”似孫晝夜之力省侍旁見聞者，鈔作二卷，急課筆史，仍裝標成冊，曉以呈先公。先公翻閱再三，且曰：“此書好於《演繁露》，何人所作？”對曰：“似孫嘗聞尊訓，有所欲志而筆不及，是乃夜來旋加緝錄者。”先公喜，曰：“吾志也，宜增廣卷帙，庶幾成書。”一月後，甫得卷十二，而先公已捐館。展卷輒墮淚，然不可因此而失傳。略識其事，以爲之序。嗚呼！後四年乙亥正月十日，似孫書。<sup>67</sup>

此序與周密《齊東野語》所記是一件事，但出發點卻不相同。高似孫也表示自己的著述是受程大昌啓發而作的，並且其中有沿襲程書的內容。然而更爲重要的

是，他記錄了對同樣問題的自己的獨特看法，這些看法有的是他平時深思熟慮、縈然於胸的，有的則是聽從父親教誨的。正因為平時有所思有所得，所以才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成書。事實上，《緯略》比《演繁露》資料徵引更為廣博。另外不同於《演繁露》的是，《緯略》還往往標明資料來源，既顯示了高似孫重視文獻資料的一面，也有誇耀其博學的嫌疑。程書與高書可以說各有短長，不能簡單指為《緯略》即抄襲《演繁露》。

至於《子略》，除了與《史略》同樣具有重視目錄傳統、考辨學術源流的特點之外，比較突出的一面也在考據辨偽上。就子部書而言，高似孫是歷史上第一位系統全面地加以考辨的學者，其後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明代宋濂《諸子辨》、清代姚際恒《古今僞書考》等討論諸子書時都要多方徵引高似孫《子略》之說，《子略》成為他們著述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顧頡剛校點宋濂《諸子辨》，在其序中說：“宋代辨偽之風非常盛行，北宋有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南宋有鄭樵、程大昌、朱熹、葉適、洪邁、唐仲友、趙汝談、高似孫、晁公武、黃震等。宋濂生在他們之後，當然受到他們的影響，所以他的書裏徵引他們的話很多，尤其是高似孫、黃震二家，而此書的體裁也與《子略》和《黃氏日抄》相類。”<sup>⑩</sup>給予高似孫《子略》應有的學術地位。另外，《四庫全書總目》在撰寫諸子書的解題時每每引用高似孫《子略》的說法，也顯示了對此書的足夠重視。反映在《四庫提要》裏的清人對高似孫的重視和較為公允的評價，表明了對他這種博學多識、注重考據功夫的學者的欣賞。

實際上，高氏父子與當時的道學一派士人在人生志趣和學術風格上都是不一樣的，這種區別歷來多被歸結為政治原因，其實未必全然如此。《宋史·高文虎傳》記載：“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專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sup>⑪</sup>然而這也僅僅是崇尚道學的《宋史》編纂者的看法。本來，學問博洽與言性命道德是兩個思路、兩種治學途徑，“道不同不相與謀”，宋代真正如朱熹那樣可以做到二者兼顧的人實在太少。因此我認為洪業所言頗有道理：“文虎與道學諸君子臭味不相投，縱曾當制草《改視回聽》詔，亦不必便是侂冑奸黨。不然，慶元六年之初，韓黨勢力方興未艾，文虎何必祈祠外去耶？”<sup>⑫</sup>從高文虎有意在反道學勢力極盛之時脫身於兩派之爭，可以提醒我們，

高氏父子卷入政治鬭爭旋渦之中也許是身不由己的，他們博洽而專注於知識積累和考辨的學問特點可能正是他們不喜歡道學的原因。也許我們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高似孫學術的特色。

## 五 結 語

高似孫在南宋建立三十一年之後出生，宋朝滅亡四十八年之前去世，歷經高、孝、光、寧、理宗各朝，活躍在南宋社會相對穩定、文化繁榮昌盛的時期。高似孫的活動範圍在都城臨安或臨安周邊地區，處於南宋政治文化的中心。高氏家族是四明地區的望族，家境富裕，文物典籍收藏豐富。總之，高似孫所處的時代、地域、擁有的家族背景，凡此種種，都為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好社會文化環境，從而在他的學問上有所反映。

高似孫歸根結底是一個文人或學者，雖然他的履歷終究和政治脫不了干係，但他本人的志趣卻是在讀書作文之上的。他性情散淡，博覽群書，勤於著述，並不熱衷於政治。雖然高似孫聰穎有餘，沉潛不足，且時有自我誇耀之處，某些著述的撰成也太倉促，不免有誤<sup>③</sup>，但他博學多識，好學深思，機敏求新，為學術而學術、學以自娛的傾向十分明顯，與那些追究性理的道學一派士人有所不同。在高似孫的著書作文中能夠明顯地體現出時代的風貌來，反映了南宋文化的某些特徵。

### 注 釋

- ① (清)陸心源《宋史翼》卷二十九，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0—1251頁。
- ② 見左洪濤《高文虎、高似孫生卒年考》，《文學遺產》2006年第4期。載於《文獻》1986年第3期的張秀民《〈剡錄〉跋》亦有揭示。
- ③ (宋)陳騏、佚名撰，張富祥點校《南宋館閣錄續錄》卷八云：“高似孫，字續古，慶元府鄞縣人，淳熙十一年衛涇榜進士出身，治詩賦。”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27頁。
- ④ (宋)樓鑰《攻媿集》卷三一《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曰：“臣伏見文林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夙有俊聲，能傳家學，詞章敏瞻，吏道通明。臣今舉以自代。”《四部叢刊初編》本，第284頁。洪業《高似孫史略箋正序》一文(參見注①)考證出樓鑰寫此文在紹熙五年

- (1194)九月。
- ⑤ 同注③。
- ⑥ 同前注。
- ⑦ 同注③,第299頁。
- ⑧ 同前注。
- ⑨ 同注③,第317頁。
- ⑩ 《宋史》卷三九四《高文虎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032頁。又見《道命錄》《慶元黨禁》等文獻。
- ⑪ (宋)黃榦《勉齋集》卷四《與晦庵朱先生》書七:“道學之圖,聞高文虎之子所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68冊,第10頁。
- ⑫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謂其“不自愛重,爲館職,上韓侂胄生日詩九首,皆暗用錫字,爲時清議所不齒”。徐小蠻、顧美華點校本,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8頁。
- ⑬ [日]石田肇《南宋明州の高氏一族について—高閔、高文虎、高似孫のこと—》,《宋代の社會と宗教》,宋代史研究會編,東京,汲古書院1986年版,第225—255頁。
- ⑭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謂高似孫“晚知處州,貪酷尤甚”。(宋)周密撰,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續集上“洪渠”條曰:“高疏寮守括日,有籍妓洪渠者,慧黠過人。一日,歌《真珠簾》詞,至‘病酒情懷猶困懶’,使之演其聲若病酒而困懶者,疏寮極稱賞之。適有客云:‘卿自用卿法。’高因視洪云:‘吾亦愛吾渠。’遂與脫籍而去,以此得嘖言者。”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19頁。
- ⑮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四在“蘭亭考十二卷”條下曰:“本名《博議》,高內翰文虎炳如爲之序。及其刊也,其子似孫,主爲刪改。……多失事實,或戾本意。其最爲甚者,序文本亦條達可觀,亦竄改無完篇,首末闕漏,文理斷續,于其父猶然,深可怪也。”第409頁。又,《癸辛雜識》別集下“銀花”條,以高文虎與妾銀花之帖,暗示高氏父子不和。第272頁。
- ⑯ (宋)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卷一九“著書之難”,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51頁。參見注66正文。
- ⑰ 洪業《高似孫史略箋正序》,《洪業論學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00—105頁。原載于《史學年報》第一卷第5期,1933年8月。
- ⑱ 同前注,第102頁。
- ⑲ 《蘭亭考》有《知不足齋叢書》本、《四全書庫》本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高似孫不僅妄刪本文,連其父高文虎之序亦一併刪改,因而大爲垢病。參見注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認爲高似孫大致刪改得當,陳振孫之責過於苛嚴。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736頁。

- ⑳ 《緯略》卷一，《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1 頁。
- ㉑ 《史略》卷二：“似孫曰：‘司馬相如一傳，最難注。予嘗注此傳，大費功力。’”日本公文書館原內閣文庫所藏宋本《史略》，八葉下。
- ㉒ 《史略》卷二：“予遂作《蜀漢書》，系蜀以漢，尚孰幾乎？”同前注，二十三葉下。
- ㉓ 《史略》卷三：“（先公）其有分《秦檜傳》者，筆不得下，今《檜傳》僅數葉而已。似孫乃爲纂修《檜傳》，極爲精核。”同前注，十四葉上。
- ㉔ 《史略》卷六：“予閱諸經疏，惟春秋左氏傳疏所引《世本》者不一，因採掇彙次爲一書，題曰《古世本》。”同前注，二葉下。
- ㉕ 《史略》卷六：“予以孟堅《百官公卿表》載漢官無統緒，嘗作《漢官》，殊有條理。”同前注，四葉下。
- ㉖ 《子略》卷三：“（予）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考》。”顧頡剛校定《高似孫子略》，《辨僞叢刊》，北平：樸社，民國十七年（1928）初版，廿二年再版，第 62 頁。
- ㉗ 同注⑫，第 301、415、608、650 頁。
- ㉘ 同注⑫。
- ㉙ 黃寬重《家族興衰與社會網路：以宋代四明高氏家族爲例》，《東吳大學歷史學報》第 11 期，2004 年 6 月。又以《洛學遺緒——高氏家族的學術與政治抉擇》爲題收入其《宋代的家族與社會》一書中。
- ㉚ 同注⑩。
- ㉛ 周天游《史略校箋》之序《〈史略〉淺析》曰：“《史略》一書，國內早已失傳，南宋以來官私目錄均未著錄。”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頁。但我們也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如明人晁瑛在其《晁氏寶文堂書目》中記有“《史略》”一條，未標明作者，僅僅注明是“舊刊”，記錄十分簡略。是否可以推測此乃當時已不太常見的高似孫《史略》，尚待考察。
- ㉜ 《四庫全書總目》，第 1020 頁。
- ㉝ 楊守敬《史略跋》既附于《古逸叢書》之《史略》之後，也收入其《日本訪書志》中。
- ㉞ 同前注。
- ㉟ [日]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三，《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冊，第 227 頁。
- ㊱ [日]內藤湖南著，馬彪譯《中國史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2、193 頁。
- ㊲ 同注⑳，首葉。
- ㊳ 轉引自左洪濤《高文虎、高似孫生卒年考》一文。同注②。

- ③⑨ 昌彼得、王德毅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灣鼎文書局 1987 年版)沿襲《四庫提要》以高似孫爲餘姚人的說法,影響廣泛。《全宋詩》高似孫小傳考證出這一說法出自清光緒《餘姚縣志》。
- ④⑩ 《剡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485 冊,第 529 頁。
- ④⑪ 同注③⑨,第 599 頁。
- ④⑫ 同注③。
- ④⑬ 同注⑫。
- ④⑭ 《全宋詩》卷二七一九至二七二一,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1 冊,第 31982—32011 頁。
- ④⑮ (宋)劉克莊撰,王秀梅點校《後村詩話》續集卷四,中華書局 1983 年版,第 131 頁。
- ④⑯ 同前注。
- ④⑰ 《全宋詞》第 4 冊,中華書局 1965 年版,第 2272 頁。
- ④⑱ 《全宋文》卷六六四七,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2 冊,第 198 頁。
- ④⑲ 同注④⑱,第 179 頁。
- ④⑳ 《文苑英華纂要》之高似孫自序,《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元修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 年版。
- ⑤① 同前注。
- ⑤② 同注③⑨,第 1116 頁。
- ⑤③ 同注⑤①。
- ⑤④ 同注⑤②。
- ⑤⑤ 同注⑤①。
- ⑤⑥ 棣華堂,疑爲“棣萼堂”之誤。寶慶《會稽續志》:“棣萼堂在雲近之下,紹熙元年,洪邁領郡,以其兄丞相适乾道中嘗出守,邁取綸告中語,有‘矧伯氏棠陰之舊,增一門棣萼之華’,故名。”“招山閣在棣萼堂之下,不知作於何時,舊名清涼閣,守洪邁改今名。”《(南宋)會稽二志點校》之寶慶《會稽續志》卷一,(宋)施宿、張湜等撰,李能成點校,安徽文藝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0 頁。
- ⑤⑦ 同注⑤①。
- ⑤⑧ 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卷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383 頁。
- ⑤⑨ 《硯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43 冊,第 98 頁。
- ⑥⑩ 同注③⑨,第 985 頁。
- ⑥⑪ 同注③⑨,第 995 頁。

- ⑥② 同注④④,第 31988 頁。
- ⑥③ 同注④④,第 31989 頁。
- ⑥④ 同注②①。
- ⑥⑤ 同注③②,第 1020 頁。
- ⑥⑥ 同注①⑥。
- ⑥⑦ 《日本訪書志》卷七“高似孫緯略十二卷”全文引用了高似孫這篇自序。《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 冊,第 489 頁。楊守敬所言之書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日本學者阿部隆一認為此本是“江戸末明治初寫本”,並非楊守敬所說的“影宋本”。阿部隆一《故宮博物院藏楊氏觀海堂善本解題》,《斯道文庫論集》第 9 輯,昭和四十六年(1971)十二月。
- ⑥⑧ 同注⑥⑦,490 頁。
- ⑥⑨ 同前注。
- ⑦① (明)宋濂撰,顧頤剛校點《諸子辨》,樸社民國十五年(1926)初版,第 3 頁。
- ⑦② 同注①⑩。
- ⑦③ 同注①⑦,第 103 頁。
- ⑦④ 高似孫《史略自序》謂此書“寶慶元年十月十日修,十一月七日畢”,僅用二十七天匆匆寫就。《緯略》成書定稿也僅用一個月時間。